

小学标准课程，简称KSSR (Kurikulum Standard Sekolah Rendah)，自2011年开始上路，取代实施了二十多年的KBSR，从原有强调培养学生的读写算能力 (Membaca, Menulis, Mengira)，再增加一个思考能力 (Menaakul)，变成4M。

课纲改革不只涉及教科书的内容，还包括教学法。吉隆坡坤成一校语文老师戴振和举出几个例子，说明KBSR和KSSR的差别：

KBSR	KSSR
教学流于表面	深入文本
重“量”	学习运用语文
努力背诵	需要思考
要懂得找关键词	需要孩子的想法、看法、感受

在KBSR的年代，戴振和说他通常都是课本有什么，他就教什么，而且教学生从课文中找关键词，再从关键词找答案。那时候的他，坚信“多劳多得”，认为学生练习题做得越多，对学生越是好事，所以总是给学生很多的作业和练习，少给的话反而会心亏，觉得自己好像不是一个尽责的老师。

“那时候的教学还提倡背诵，可是学生背诵后写出来的东西是他们心里话吗？不是。这只能培养出‘背多分’，即背得越多，分数越高。”

然而KSSR实行以后，他的课堂变得不一样，他不再只是死板地照着课本讲课，而是引领学生深入文本，去分析和欣赏课文。他说，这样的改变是为了因应现在的出题模式，“因为如今的文本通常不会直接给答案，而是需要学生思考，然后请学生写出答案和看法。”

透过以下这篇简短的例子，他示范现在在华小的理解文，到底是怎样测试学生的理解能力和语文水平。

例子：

村里的大富翁，看到人家的第三层楼很气派，就请工匠照样子盖楼。

工匠准备好材料，便挖泥填土，搭起架子，敲敲打打，忙个不停。

一天，富翁来到工地检查，看到工匠在盖第一层楼，他沉着脸问工匠：“我只要第三层楼，你们为什么盖第一层楼呢？”

工匠说：“没有下面的两层楼，怎么盖第三层楼呢？”

富翁怒气冲冲地骂道：“真是笨得无可救药！快把第一层楼拆掉，我只要第三层楼！”

富翁和工匠吵了起来，最后撕破脸，高楼也盖不成了。

—富翁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你这么说？

—试写出工匠盖楼房时的顺序。

—句子中的“撕破脸”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是工匠，你有办法完成富翁的要求吗？为什么？



報道：本刊 梁慧穎 攝影：本報 許瑞謙

實行了6年的KSSR 究竟把小學生帶往何處？

教育改革是时势所趋，全球各地包括教育模范国芬兰近年都在推行新课纲，我国小学课纲于6年前从KBSR改为KSSR，可说是改得正是时候。

然而6年过去了，我们还无法放下小六评估考试 (UPSR)，大家依然为了考试成绩而锱铢必较，所以到头来我们的小学教育到底有没有因为KSSR而得到解放？

明年将会是很重要的一年，除了因为第一批KSSR学生升上中学以外，明年还将是KSSR重新修订后实施的第一年。在这重要的分水岭上，我们一起温故知新，看看KSSR把我们的学生带往何处。

如果说教育是一场马拉松，那么KSSR顶多只是半程马拉松，接下来才是考验我们续航力的关键阶段。

我们的小学教育到底有没有因为KSSR而得到解放？



▲星洲日报小学生刊物《小星星》和《星星》日前主办“家长不可不知的KSSR”讲座，戴振和受邀担任主讲人，他以他身为老师和家长的经验，分享老师和家长可以怎么帮助KSSR体制的孩子。

【 K B S R v s . K S S R 】

就语文科而言，戴振和指出，KBSR很注重语文知识，因此以前教书时，他会花很多时间在教同义词、反义词和汉语拼音，而且常常会指示学生抄写课文，然后第二天默写。

“那时候趣味语文是没有的，所以我以前教书常常是绷着脸。”来到KSSR之后，他在教学中加入趣味性比较强的语文知识，藉由趣味知识提高学生的兴趣，进而让他们养成主动学习的习惯。

另外，他会在课堂制造机会让学生多说话，因为他发现现在的小孩少了说话的机会，当说话的机会少了，他们连组织句子的能力都有问题。为了培养学生的表达能力，他会鼓励学生多发言，例如请学生介绍最喜欢的卡通片，解释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些虽然不是作业，但孩子们很喜欢，他会想尽办法推销他最爱看的卡通片，这也是一种练习。”

说到KSSR，很多人印象最深刻的，是生字越写越少。以前一个生字起码要写满半页或一页，但现在同一个生字往往只需要写个三五遍。

戴振和解释，发育中的孩子其实不适合长时间写字，因为研究显示，他们手掌的骨骼和肌肉还未发育成熟。他认为，只要有办法确保学生认得字，就不必要求他们写太多遍，“就像你记得家里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吗？记得，但这难道是因为你每天写所以才记得的吗？其实不一定要靠默写，只要你重复地使用，你自然会记得。”这是为什么现在的语文教学重点在于教学生怎么灵活地运用语文，而不是一味要求学生做枯燥的练习题。

除此之外，KSSR提倡阅读，而且是海量阅读。现在有的学生往往写不出作文，他认为这是因为学生缺乏足够的阅读养分以及生活体验。为了鼓励学生看书，他开放自己的学校图书馆账户，让学生以他名义去借更多的书。另外，他会给学生“功课”，这里指的功课不是作业，而是动手做一件事情，例如指示学生为家人准备早餐，藉此让他们真真切切地去体验生活。

「家长可以怎么做？」

虽然KSSR的实施对象是小学生，但戴振和认为KSSR其实是给家长带来挑战，因为对学生来说，不管你拿KBSR或KSSR的课本给他们，之于他都是全新的内容。但家长则不一样，所有家长都是从KBSR或更早以前的体制出身，他们如今得学习应对KSSR还有科技时代带给他们的挑战。

家里若有KSSR学生的孩子，家长可以怎么做？戴振和本身也是为人父者，他以老师还有家长的经验，提出以下几点：

● 陪伴孩子多做事，给孩子更多的生活体验。

多做事不等同多做作业，现在孩子的功课已经够繁重了，他们缺乏的是生活体验。KSSR很多时候会要求学生表达看法和感受，若要培养孩子的感受力，家长应该多让孩子亲自动手做事。亲手做的话，他们的感受才会深刻。

● 陪孩子学习，建立共同学习的时间与空间。

家长应该以身作则，安排一段时间全心全意地陪伴孩子，不要自己一面滑手机一面叫孩子专心读书，否则这就跟自己一面吸菸一面跟孩子说吸菸有害身体的废话一样。

● 从小处教育，从生活出发。

有些小孩连基本的生活技能都无法掌握，家长应该要让孩子既能生存也能生活得更意义。

● 以书局取代游乐场；以书本取代快餐；以书架取代手机。

当你家电视机的尺寸越来越大，你家的书架有没有跟着扩充？如果你想孩子多看书，却没有给他材料，他要看什么呢？与其花钱买快餐，不如给钱让孩子去买他想看的书。

「家长可以怎样跟老师合作？」

在孩子学习成长的路上，家长和老师的角色一样重要，双方其实是站在同一阵线，是战友，不是敌人。

“老师和家长互相敌对的话，对孩子没帮助。”那谁是敌人？戴振和说，敌人就是孩子的坏习惯，家长和老师应该共同去帮助孩子克服成长路上的坏习惯。

家长可以怎样跟老师合作？他提出以下建议：

● 跟老师及早建立关系，别等到家长日或领成绩单的那一天才见到老师。

让老师及早认识和了解你的孩子，好让老师知道可以怎样帮助你的孩子。

● 适时给老师鼓励。

戴振和很认同他同事说的一句话——“写一封信给老师，好过中秋节送月饼，或新年送肉干。”简单的一封信，对老师是莫大的鼓励，他的干劲和热忱将直接回馈到学生身上，最终受益的始终还是学生。当然除了好话之外，好老师也应该要能接受家长的意见。



起跑点重要 续航力更重要

小学是孩子成长过程中一个承先启后的关键阶段，虽然戴振和也认同“别让孩子输在起跑点”这句话，但他觉得比这更重要的，是确保孩子有能力跑到终点，不要赢在起跑点却卡在半路。

今年的小学毕业生，他们是KSSR体制下的第一批学生，明年迎接他们的是中学标准课程（KSSM），这也是全新的课纲，跟KSSR一脉相承。

如果说教育是一场马拉松，那么KSSR顶多只是半程马拉松，接下来才是考验他们续航力的关键阶段。

【什么是KSSR？】

这个问题如果问教育部，教育部肯定有很多远大的愿景可以分享，例如提倡21世纪教学法，培养学生领导力云云。然而，这些愿景有没有落实，这问题就得回到教育现场来探讨。

近年受邀到中国进行公开课的郭史光宏，对于KSSR的整体规划是予以肯定的，可是当要把口号转化为教学行为，他觉得难题就出现了。作为老师，他认为教改的理想与现实存有颇大的落差，基层的老师即使明白决策人在说什么，却没能完全付诸行动。他比喻：“这就好比道德教育，你考试考获100分，但你有没有转化成实际行为？观念有没有跟上？”

王建禄也认为，KSSR背后的理念虽好，但是处于基层的老师若无法掌握实质的概念，再好的理念都可能只流于口号。他觉得这中间之所以出现差距，问题在于讯息传递不足，因为不是每个老师在教改推动之前都得到足够的培训。

根据目前的一般流程，中央会培训全国种子老师（Jurulatih Utama Kebangsaan，简称JUK），再由这些全国种子老师去培训各州的种子老师（Jurulatih Utama，简称JU），之后州级的种子老师再把讯息传达给各校代表。事实上，郭史光宏说：“中央可能用一星期培训，但到JU那边变5天；各校代表变3天；校内培训变30分钟。”试问讯息这样一层一层传递下来，基层老师最后接收到的讯息还剩多少？

以生字到底应该写几遍为例，他说，目前很多老师都会说同一个生字只需要写3遍，但其实中央没这么说过。“中央会跟你讲一个概念，但没有这么具体地说。当概念的东西传下来时，有些老师的反应是——‘不要跟我讲这么多，直接告诉我应该怎么做’。”

他表示，有些老师之所以对教改感到排斥，主要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改，以及怎么去回应这个改变。当他们感到无助的时候，他们就会为自己找各种理由，例如“我以前也是这样长大的呀，为什么要改？”在这种情况下，他认为教改在推动之前，首先应该要有一个支援系统，去帮助老师这个群体适应改革所带来的改变。

“世界在变他们不是不懂，只不过support system不够，当他们有困惑的时候他们可以找谁？有没有足够的培训？不要明年就要开课了，今年11月才来办一个3天的培训，要你马上从一个音盲变成音乐专家。”郭史光宏说。

新教育
專題

KSSR
教改之路

報導：本刊 梁慧穎
攝影：本報 黃冰冰

KSSR對談： 現實與理想的差距

KSSR从2011年一路走来成效如何，除了有官方说词供参考之外，最清楚状况的人莫过于在教育现场的基层老师，以及陪伴孩子学习成长的学生家长。

【新教育】前组长许雪翠，她的大儿子正是KSSR制度下的第一批学生，过去6年她一边陪孩子学习，自己也一边在摸索KSSR这个新课程。她认为作为KSSR出身的家长，在帮助新世代孩子学习以前，自己先要不断学习。

跟她一样在教改路上摸索前进的，还有在雪兰莪蒲种深静（哈古乐）华小任教的好朋友王建禄，以及柔佛峇株巴辖华南小学老师郭史光宏。他们3人关于教育的话匣子一打开就停不下来，且看他们对于KSSR的推动有什么观察与省思。

／“其实家长才不管KSSR或KSSR”。孩子在学校有没有学到东西、学得怎样，那才是家长最关心的事。／

许雪翠

【新教育】前组长、KSSR制度学生家长

【教育改革中的家长角色】

【UPSR 废不废？】

UPSR到底要不要废除，这个问题打从KSSR推行以来就一直地在讨论，但是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案，做老师的也只能观望。

今年的UPSR考生是第一批在KSSR制度下学习的学生，虽然考获全科A的人数大幅度下降，但是郭史光宏和王建禄还是想给考试局一个赞，认为考试局的确有在尝试做改变，例如减少语文科的语文知识考题，还有将高层次思维渗入考试。

虽然教育的理想状况是不被考试捆绑，应该把学习自主权还给学生，老师也不应该为考试而教书；然而，郭史光宏坦言，这恐怕只有老师群体里的精英分子才办得到，更大部分的老师会担心考试一旦废除，他们要教什么？他认为既然考试这个东西短期内还会继续存在，不如就去设法改善考试的制度。

那到底应该怎样改善考试制度呢？王建禄举例：“就像今年UPSR华文作文的题目，考生背作文也没有用，老师就会慢慢认清这个现实，逼得他去调整他的教学方法。他虽然可能还是很注重考试成绩，但我们与其废除考试，却又没有办法学芬兰，那么不如就通过改善考试的方式，让老师去转型。”他说，教育部课程司再怎么修改课程，有些老师可能还是无感，“但考试局动一动，大家就会跟着那个方向走。”

说到今年UPSR华文作文试卷，许雪翠也表示赞赏，认为“请相信我”、“雨快快下吧”这样的作文题目很有意思，可以让考生无限发挥。不过需要留意的是，郭史光宏说，这种题目虽然看似开放式题目，但还是有若干的框架，例如“请相信我”这个题目，考生必须扣紧“请”这个要素，如果重点放在对方已经相信，那就会失分。

无论如何，他觉得考试局还是值得肯定。“考试局很不容易，尤其今年UPSR成绩放榜后，考试局一定面对很大的压力，挣扎要不要走回头路。”他认为考试局既然已表现改变的诚意，而会考短期内又不可能废除，那么不如就支持考试局继续往前走。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的考试会有更多考验学生思考力的高层次思维（KBAT）题目，这些题目无法靠死记硬背应付，老师和学生也越来越难预测试题。然而，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今补习业者似乎都在努力找出应对的方法。

许雪翠提出她最近回乡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她发现如今的补习中心竟然声称可以教学生如何为KBAT解题，令她感到疑惑，难道KBAT的套路已经被摸清？KBAT的出发点不是要培养学生的思考力吗？对于这个问题，郭史光宏笑言：“可见考试局和老师之间是一种长期的斗争。”但他相信所谓可以教学生解KBAT题目，很可能只是补习业者的商业行销手段。

目前所有的老师和家长，肯定都是从KBSR或更早以前的体制走过来，KSSR相对而言是一个新的制度。许雪翠表示：“作为KBSR家长的第一个条件，在帮助新世代孩子学习以前，自己首先要不断学习。”

在她看来，KSSR确实回应了时代的变迁与需求，现在的孩子跟以前的孩子真的很不一样，他们诞生于科技时代，不论创造力或想像力都超越上一代，所以像KSSR强调的高层次思维，正好可以让他们发挥想像力和创造力。

虽然她和朋友有时在闲聊的时候，都会感叹现在华小的课文很难。“但其实如果有时间坐下来，跟孩子一起研究与解题（现在上网找资料又快又容易），一起研究peribahasa和生字新词，就会发现如今教科书的内容和出题方式更活泼有趣，例如数学重理解、科学重科普知识的掌握，而不像以往的死记硬背。”

课程虽改进，但她认为我们的社会还是缺少了一样东西，那就是对儿童发展心理学的接触跟了解。像她大儿子小时候念的是非常自由开放的幼儿园，上小学一年级后就非常痛苦，除了成绩落后之外，有时候有些想法也不被理解。例如有一次，他坐在窗口旁边，大风把窗帘吹了起来，他就去把玩窗帘。老师问他“你为什么玩窗帘？”他回答“不是我玩它，是它在玩我。”这回答可以解读成充满童趣和诗意，但老师还是惩罚了他，无形中就像是在扼杀小孩的想像力。许多大人包括家长本身，很多时候也会无意中犯下这样的错误。

回首儿子过去从学前教育到KSSR的求学路，许雪翠表示：“给我的经验是：教育，需要等待。”她说，她当年如果不能等，可能就会在儿子成绩落后的时候，送他去上一堆有的没的补习班。幸好她当时忍住了，儿子后来也渐渐迎头赶上，这得感谢儿子从学前教育阶段就开始累积的弹跳能力，也让作为妈妈的她更加相信：教育，是一个长远的过程；教育，是一点一滴在发生的事情。

回到KSSR的课题，她最后一语道破了许多家长的心声——“其实家长才不管KBSR或KSSR”。孩子在学校有没有学到东西、学得怎样，那才是家长最关心的事。

／近年UPSR的出题方式有所改变，
显见考试局有心改革。／

／教改过程中，老师若无法获得足够支援，
会导致教改的理念无法贯彻到教育现场。／

王建禄

雪兰莪蒲种深静
(哈古乐) 华小
老师

郭史光宏

柔佛峇株巴辖
华南小学老师



文接
上頁

「KSSR 修订版重点」

不表示工作压力就减轻， 第一工作线压力就变少

正当12月学校还在放假时，全国校长职工会总会会长王仕发已返校处理校务，跟他一样忙碌的还有行政办公室的其他职员。原以为此次的访问可以问些关于新课本的内容，但王仕发面露无奈表示：“不知道，因为还没看到课本。”而访问那一天其实已届12月中旬，距离开学只剩半个月时间。

教改放诸各国都是一项大工程，需要长时间去筹备，包括培训老师。教育部不但要帮助老师了解新课纲教什么，更要进一步让老师知道怎么教，还有为什么要这么教。

王仕发记得KBSR在1980年代推行时，每位老师都曾受训；但是来到KSSR，每间学校只是派代表去受训，等代表受训后回学校再把资讯传达给其他老师。他举例：“比如我们学校有8班华语，我们只派一个老师去受训，他受训回来后再告诉其他老师。”不仅如此，“中央可能用5天培训；到各州时变3天；再到各校时可能变成只用一天”。他认为，这种培训机制可能导致讯息在传递的过程中一点一滴流失，使到身处教学现场的老师没有得到充分讯息。

他不讳言，有些老师还无法掌握KSSR教学法。KSSR期待的是学生多发言，跟老师有更多互动，但事实上有些老师仍在用KBSR那种“我讲你听”的传统模式，没有跟上教改的步伐。

几年前有一段时间，新闻常报道老师因为工作繁重而怨声载道，他们很多人甚至半夜都还在忙着把学生的资料和成绩输入教育部系统。王仕发说，当时KSSR实施校内评估，确实造成老师工作量大增，不过后来教育部系统有所改善，减去了老师不少工作负担。

工作虽减轻，但不表示压力就变少。他说，由于KSSR是教育大蓝图的其中一环，教育部非常重视，因此三不五时会有官员到学校视察，无形中对老师乃至学校行政人员都造成压力。

KSSR修订版将于明年从一年级开始实施，他表示，这意味着明年教一年级的老师需要重新备课和写教案。这种情况之下，真正乐意教一年级的老师没几个。

修订后的KSSR跟原来的KSSR到底有多大不同，这问题恐怕很多老师现阶段都回答不上。不管怎样，有几点目前倒是已经可以肯定，例如：

一、一年级新增科学科目

二、音乐和艺术合并，体育和健康教育合并，惟节数维持不变

三、课程纳入计算式思维 (Computational Thinking)

KSSR修订之后，除了提倡高层次思维，如今还加上计算式思维。王仕发指出，计算式思维是一种用电脑的逻辑来解决问题的思维，首相早前已经预告教育部会把这元素纳入KSSR，当时教育界以为这会是一个独立的科目，但根据最新的进展，计算式思维将会是一种学习模组，融入到不同学科。

他透露，KSSR修订后还有一个重大改革——把音乐和艺术合并，还有体育与健康教育合并。虽然合并后的节数维持不变，但他说这造成校方一些行政上的烦恼，因为音乐和艺术合并之后，这科目到底应该由音乐老师教？还是美术老师教？

另一方面，修订后的KSSR有一项改变，课程从以前以每周分钟计算，改为以每周基本时数分配。根据王仕发的了解，如今学校只要完成每个科目的基本时数，之后多出来的时数，由校方决定要用来上什么课。

至于UPSR到底会不会废除，或会不会变成像PT3（初中三评估考试）那样的模式，他说目前还没定案。

教改的任何决定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希望当局在做任何改变之前都要有充分准备，不能贸然抛出一样新的东西，然后要求所有老师马上掌握。在教改面前，要学习的不止有学生，老师也需要学习，才有能力一起翻转教育。

* 何谓计算式思维

计算式思维是一种用电脑的逻辑来解决问题的思维，分成4个部分：

1. 拆解：将一个问题或任务拆解成数个步骤或部分
2. 找出规律：预测问题的规律，并找出模式做测试
3. 归纳与抽象化：找出最主要导致此模式的原则或因素
4. 设计演算法：设计出能够解决类似问题并且能够被重复执行的指令流程

新教育
專題KSSR
教改之路

報導：本刊 梁慧穎

教改能不能成功， 第一線教育工作者 扮演極關鍵角色

KSSR实施至今已有6年，是时候验收和检讨KSSR的成果。从明年起，KSSR修订版 (Semakan) 将会上路，目前已知的是有几个科目将会合并，但新课本到底有哪些内容，许多老师快开学了都还不知道，因为新课本迟迟未发下来。这就是马来西亚课纲改革的实况。



王仕发

全国校长职工会
总会长

王仕发指出，KSSR除了强调培养学生的高层次思维，接下来还会加入计算式思维。（本报资料室照片）